

2025年11月28日/星期五



苏乐慈： 热爱与坚守的传承

今年我八十岁，恰好与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同龄。这份跨越八十载的奇妙缘分，像一根温暖的丝线，串联起我从十五岁到如今的人生轨迹，每一段回忆都与上戏的草木、师友、书香紧紧相连，刻骨铭心。

1960年，15岁的我懵懂地踏入上戏校园。作为预科生，我们被学长当成孩子般呵护，校园生活充满欢声笑语，上课的方式格外灵活，没有刻板的框架。表演、舞台美术的基础课，音乐欣赏、文化课的广泛涉猎，让我这个对艺术一无所知的小孩子，慢慢沉浸在这片天地里。

上戏最让我感念的，是如家人般温暖的师恩。这里的老师更像是长辈，把每个学生的冷暖与成长放在心上。院长熊佛西，当时就住在学校宿舍背后，每天他都会来学校走一走，问候每一位学生。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。我记得在预科毕业、许多男同学即将参军备战的迷茫时刻，我们在朝北的宿舍前哭，熊院长听见了，温柔地安慰我们“不要哭，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好的”，那句承诺像一束光，驱散了年少的彷徨。导演系胡导老师是我艺术之路的领路人，原本我觉得自己离导演行业遥不可及，想报考文科大学，是他的主动提议推着我走上了导演之路，考了上戏的导演系。这些老师为我树立了一辈子的榜样。

后来，我有幸回到上戏当老师，从被呵护的学生变成传递知识的教育者。站在曾经熟悉的课堂上，我学着当年老师对待我的方式，关爱每一个学生，不仅传授导演创作技巧，更分享人生感悟。我带的一届本科班，最大的30岁，最小的16岁。年龄相差大，但每一位都对艺术怀揣同等的激情与热血，使重返校园的我，在与年轻学子的相处中感受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，他们新鲜的想法总能给我带来灵感，而我也把上戏教会我的热爱与坚守，传递给了下一代。

上戏赠予我的，是一种融入骨血的精神滋养，让我在迷茫时不迷失方向，在困难时不放弃热爱。

朱国庆： 艺术是“终极关怀”

我1984年来到上戏，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我原本在南开大学读研，研究方向是唐代诗歌与文艺理论。毕业后，我一心想回上海照顾生病的母亲，辗转多处，一年后终于得知上戏戏文系正缺文艺理论教师。我至今记得当时校领导见我第一面时说的话：“朱老师，你是我们上戏调进来的第一个老师，要好好干。”我终于回到了上海，进入了高校，还从事了自己热爱的专业——那种幸福感，难以言表。

我教的是文艺理论课。我一直认为，艺术不是功利的，它不是用来“反映生活”或“解决问题”的。艺术真正的力量，在于它对人的“灵魂的关怀”。我称之为“终极关怀”。所以我的课堂从不照本宣科，我不喜欢那些沉闷保守的教材。我讲我自己形成的“艺术原理”，讲契诃夫，讲非功利的美，讲人的共同人性。

我的教学方式也很自由。上课常常放电影片段，比如《刺猬的优雅》，让学生自由发言；考试就出一道题，让学生写学期感想，百花齐放。教育不是灌输，而是点燃——点燃学生对自由思考的热爱、对灵魂真实的关注。

我和学生的关系也很自然。我没有办公桌，常年“泡”在图书馆。课后常有学生围着我提问，一问就是一个小时。有一次一个学生坦白说看电影时打瞌睡，我笑着回他：“我也打瞌睡了！”全班大笑——那一刻，师生之间没有了距离。我从1984年教到退休，带的第一个班是1986级理论班，至今还有学生和我联系，三十多年了，这就是“教学相长”吧。

如今我已退休多年，内心始终牵挂上戏。我想对今天的年轻学子说：坚持独立思考，多写、多练、多表达；不要被功利绑架，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并坚持下去。真正的幸福，不在于赚多少钱，而在于你是否创造过、表达过、被认可过——那才是金钱买不来的成就感。

上戏八十岁了，我衷心祝福她：愿每一位学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。你以上戏为荣，上戏终将以你为傲。



八十岁的上戏人深情感怀——
上海戏剧学院即将迎来八十华诞，



上海戏剧学院
80th ANNIVERSARY
1945-2025

我们同根 我们同庚 何其有幸 至善至美

八十岁，已是耄耋老者。八十载，却仍是风华正茂。12月1日，上海戏剧学院将迎来80周年华诞。我们找到八位上戏的同龄人，将他们与上戏的故事分两日刊登共飨读者。从芳华到华发，从孜孜不倦到生生不息，上戏与上戏同龄人的故事里，是春华秋实的成长陪伴，是“至善至美”的艺脉相承。

王念章： 温暖的生命底色

我曾在上戏耕耘九年。这份与上戏的短短缘分，已成为我八十载人生中珍贵的馈赠。

2002年，在徐幸捷院长的邀请下，我结束在兰心大戏院十年的工作生涯，来到当时的上师大表演艺术学院——后来并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。我这个国家二级灯光设计师得以重拾专长、教书育人。初到学校时，我负责带舞美班，我懂理论，实践经验也丰富，将自己前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，像灯光设备的基础操作、舞台氛围的精准营造等等。后来舞美班停办，我转而协助容妆班教学，容妆班毕业后又以演出为主，我就全面负责演出统筹，京剧、昆曲、木偶……还帮戏导班排了许多戏，岗位虽变，但为艺术添砖加瓦的初心未改。

那时候学校没有专门的舞美队，每次演出都是一场“全民动员”。我牵头把后勤的电工、木工师傅们组织起来，再加上积极性高涨的学生，组成临时的装台队伍。《穆桂英挂帅》的恢宏场景、《大唐贵妃》的唯美意境、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的深沉氛围，还有戏导班远赴北京、哈尔滨的巡演，每一场成功的演出背后，都凝聚着我们不分昼夜的付出。

在学校的九年里，我和蒲得平、郭迪华等老同事被大家戏称为“老八股”，我们一起统筹演出，解决突发问题，一起见证着学校的成长。退休后被返聘的几年里，我更是全身心投入，既要负责大学的演出，也要兼顾校校的活动，能为学校的演出教学事业发光发热，我甘之如饴。

如今，我已八十岁高龄，看着上戏发展成如今规模宏大、环境优美的艺术殿堂，看着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从这里走出，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彩，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欣慰。六十余载舞台生涯，我辗转多个岗位，但在上戏的九年，是我最安心、最充实的时光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都承载着我对于艺术教育的热爱；这里的师生情谊、奋斗岁月，都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。



胡雨心： 艺术生命的栖息地

上戏是立体的、包容的寻梦空间。1962年我走进华山路630号，这里早已不仅是母校，更是艺术生命的栖息地，是精神的家园。

那时的校园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每到夜晚，同学们聚在宿舍里一起“吹牛”，从表演谈到导演，从剧本聊到舞美。这种跨学科的交流，让我深刻体会到艺术的无限可能。

在图书馆，我遇到了人生中重要的恩师闵希文先生。他向我介绍梵高、高更、塞尚，让我明白了“表现主观化了的客观”这一艺术真谛。他为我写下的《胡雨心的追求》，至今仍是我艺术道路上的明灯。还有留苏归来的周本义老师，他教导我们要捕捉“最初的激动”，保持对艺术最本真的感受；胡妙胜老师的“不了了之”理论，让我懂得了虚实相生的东方美学精髓。恩师的教诲，如同灯塔，照亮了前行的路。

留校任教后，我始终铭记着这些教诲。在教学中，我感到传统的绘画基础已不能满足舞台美术发展的需要。于是，我提出了“设计基础”的新理念，后来定名为“构成课”。这门课的核心是“打碎重建”——将完整的形象分解成基本元素，再以全新的方式组合，创造出异想天开的新图形。令我欣慰的是，2023年，八八、八九级舞美系学生毕业20周年返校时，还特意要求重温我的构成课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我开始尝试在宣纸上画油画。这种“线色交融”的技法，打破了油画与水墨的界限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语言。沈柔坚先生为我题词“中西合璧、线色交融”，程十发先生为我题词“意蕴东方、现代情趣”，这正是我艺术追求的写照。回顾八十载人生历程，我最珍视的是与学生们建立的真挚情谊。中国戏曲学院的秦文宝教授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服化设计董桂颖、华为形象设计师梁俊、回到上戏任教的陈烨……看到学生们的成就，是我最大的欣慰。记得秦文宝在给我的贺信中写道：“胡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的超前教学理念，使我们全班同学受益一辈子。”这样的话，比任何奖项都更让我感动。

